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04

GOLDFINGER

007原著经典系列

金手指

绝顶超凡的惊悚故事，无与伦比的文学魔力。

——《纽约先驱论坛报》

〔英国〕伊恩·弗莱明 著 张莹 杨显硕 译

Ian Fleming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04

〔英国〕伊恩·弗莱明 著
张莹 杨显硕 译

007原著经典系列
金手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007原著经典系列. 金手指 : 汉英对照 / (英) 弗莱明
(Fleming, I.) 著; 张莹, 杨显硕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8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5565-8

I. ①0… II. ①弗… ②张… ③杨…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825号

书 名 007原著经典系列——金手指
作 者 [英国] 伊恩·弗莱明
译 者 张 莹 杨显硕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陈绍敏 张兰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65-8
定 价 36.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意外事件

第一章 双份波旁威士忌引发的反思·····	3
第二章 不孚众望·····	10
第三章 患有旷野恐惧症的男人·····	21
第四章 败露·····	30
第五章 夜班·····	38
第六章 关于黄金的会谈·····	48
第七章 坐在阿斯顿马丁轿车里的思考·····	59

第二部 巧合

第八章 打球是为了·····	73
第九章 盆地与边缘·····	81
第十章 在农庄里·····	98
第十一章 名叫“得力”的男人·····	108
第十二章 银精灵背后的长尾巴·····	119
第十三章 “您要是再碰我那个地方·····”·····	129
第十四章 深夜里的“砰砰”声·····	140

第三部 蓄意为敌

第十五章 审讯室·····	153
第十六章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机会·····	159
第十七章 混混代表大会·····	169
第十八章 犯罪之王·····	180
第十九章 密信·····	191
第二十章 浩劫之旅·····	201
第二十一章 世上最富有的人·····	208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诡计·····	217
第二十三章 TLC 疗法 ·····	227

第一部 意外事件

第一章 双份波旁威士忌引发的反思

喝下了两杯双份波旁威士忌，詹姆斯·邦德坐在迈阿密机场候机室思考着生与死的问题。

杀人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但他从来都不喜欢。如果他迫不得已要杀人，之后也懂得怎么去忘记。在特工界，拥有双O头衔^①意味着拥有杀人的权力，作为少数拥有这一头衔的特工之一，他必须做到像一名外科医生一样冷静地看待死亡。死了就是死了，懊悔这种情绪对于特工来说，不仅是非常不专业的表现，甚至可以称作灵魂的蛀虫。

然而，有关那个墨西哥人的死亡，人们既好奇又关注。这并不是说他不应该死，而且他是个恶人，墨西哥人管他这种人称“卡彭高”^②。当然，如果杀掉邦德，他所得的报酬很可能不止这个数。从他的容貌来看，他一生中可能都充当了一个痛苦与不幸的工具。没错，一定是他的死期到了；但是当邦德杀死他的时候，也就是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生命从这个躯体中消失得如此迅速，如此决绝。当时，邦德似乎看到他的灵魂化作一只鸟的形状，从他的口中飞出，一如海地土著居民的原始传说。

生与死之间当然是天壤之别。一个人活得好好的，说没就没了。本来这个墨西哥人有名有姓，有居住地址，有工作卡，甚至可能还有驾照。可突然之间他就命丧黄泉，只剩下血肉的躯壳和廉价的衣物，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一只空空的纸包装袋，等待垃圾车来把它收走。而对邦德来说，从这个臭名昭著的墨西哥匪徒躯壳里消失的灵魂所带来的感触，比所有墨西哥人的生死都显得更加令人深思。

① 指詹姆斯·邦德的007代号。——编者注

② “卡彭高”这个词指的就是这种为区区40比索（约合25先令）就能杀人的匪徒。——译者注

邦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杀人武器——他的右手。右手上的割伤边缘红肿，很快就会变得瘀青。他蜷起右手，用左手轻轻地揉捏。在乘飞机离开的旅途中，他每隔一会儿就重复一次这样的动作。伤手揉捏起来很疼，但这样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谁知道这只手什么时候又会被当作武器使用呢？邦德的嘴角浮现了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

“国家航空‘星星航空公司’提醒您：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NA106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朋友们从七号登机口登机。”

机场的广播随着“咔嚓”一声关闭了。邦德低头看了看表。离下一班飞往美国本土的航班登机提示至少还有10分钟。他向服务员示意再来一杯加冰的双份波旁威士忌。矮粗的酒杯端了上来，邦德端起来晃了晃，冰块和酒更好地融合在了一起，送到嘴边，一口吞下了半杯。他捻灭烟头，坐了下来，左手托着下巴，忧郁地望着停机坪那头——半个夕阳正绚丽地缓缓滑向港湾深处。

这个墨西哥人的死给这次糟糕的任务画上了句号。这次任务既肮脏又危险，除了可以让他离开总部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墨西哥的某位大人物拥有一片罂粟种植园。这里种植的花儿不是用来观赏，而是用以制作鸦片的。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名为“可可马德雷”的小咖啡馆里，这些鸦片以相对低廉的价格飞速地卖了出去。这个小咖啡馆受到了足够的庇护。如果想要享用鸦片，你只需要走进来，要求他们加点到你要的饮品中就行了，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自然会告诉你消费的金额。这本是很有秩序的商业活动，在墨西哥以外不会有人关心。然而，在遥远的英国，政府受到了联合国的敦促，要打击毒品走私，并且宣布海洛因将在英国禁售。这个禁令不仅触犯了伦敦的索霍区——一个酒吧聚集地，甚至也影响到了一些想要拯救患者于痛苦之中的德高望重的医生。禁毒令触发了一系列的犯罪，很快，由于非法毒品在英格兰的大量囤积，从中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常规走私渠道几乎都被截断。

在墨西哥城，有一位说话率直的进出口商人，名叫布莱克威尔。他有一个家住英格兰的姐姐，正是一名瘾君子。他爱她，也为她感到难过。当姐姐在信中写道，如果没有人帮助她肯定会死的时候，他对此深信不

疑，并开始着手寻找在墨西哥的非法毒品走私。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他知道了可可马德雷这个小咖啡馆，并由此找到了那名墨西哥的大毒品种植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对贸易经济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认为，如果他能在发财的同时又解救了那些因毒品而受苦的人们，那么他毫无疑问是实现了他的人生意义。布莱克威尔本来是做化肥生意的。他拥有一个仓库，一个小工厂，三名负责检测土壤和进行植物研究的工作人员。他轻而易举地说服这个大种植商相信，在化肥生意的掩护之下，他的团队可以秘密地做从鸦片中提炼海洛因的营生。于是这位墨西哥种植商很快帮他安排好了将毒品运送到英格兰的渠道。每趟运送的毒品价值约合一千英镑，价钱公道。每个月外交部的某位外交信使都额外携带一个行李箱到伦敦，并将它寄存在维多利亚车站左边的行李寄存处，然后将寄存凭证邮寄给伦敦西中一区布克思恩皮克斯有限公司的一个名叫施瓦布的人，箱子里面的东西价值两万英镑。

然而，施瓦布算不上一个好人，对受苦之人、人道主义之类的从来都是无动于衷。他认为，既然美国的少年犯们每年可以消耗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海洛因，那英国的“阿飞”和姑娘们当然也没问题。在位于皮姆利科的两间小屋里，他的工人正在把健胃散混进海洛因中将之进行稀释，然后再把加工后的海洛因送到歌舞厅和各种娱乐场所。

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幽灵小队开始调查他时，施瓦布已经发了一笔财。由于要调查他的供货来源，伦敦警察厅打算让他暂且再多赚一点。他们给他安了一个“亲密的尾巴”，追踪到了维多利亚车站，进而也就发现了墨西哥外交信使的秘密。事已至此，由于涉及了其他国家，英国情报局也被牵扯进来，邦德受命调查信使的供货来源并破坏他的进货渠道。

邦德领命而行，乘坐飞机飞往了墨西哥城，并且很快找到了那家名叫可可马德雷的咖啡馆。随后，他冒充伦敦的大买家，得以与那位墨西哥的大种植商建立了联系。种植商亲切地接待了他，并把他引荐给了布莱克威尔。邦德虽然对布莱克威尔的姐姐并不了解，但他对布莱克威尔却颇有好感。但这个人显然是个外行，他对英格兰禁毒令的痛恨真切无比。一天晚上，邦德潜入了他的仓库，留下一枚铝燃烧弹，然后从容地

坐在一英里外的咖啡馆里，看那熊熊的火焰蹿上屋顶，听那响着警铃的消防车呼啸而过。第二天一早，他拨通了布莱克威尔的电话。开口说话前，他先将一块手帕蒙在了话筒上：

“对于你昨晚的损失我深表遗憾，你昨晚损失的研究用的土壤恐怕保险公司不会赔偿吧？”

“谁？你是谁？”

“我是从英国来的，你仓库里的那些东西已经要了那里不少年轻人的命了，也毁掉了不少人的生活。桑托斯不会再带着他的外交邮袋来英国了，施瓦布今晚就得进监狱。你见过的那个名叫邦德的家伙也难逃法网，已经遭到警察的追捕了。”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证明对方吓坏了。

“好吧，别再干这样的勾当了，老老实实做你的肥料生意吧！”

邦德挂断了电话。

布莱克威尔当然没那么聪明，但是显然大种植商看出了破绽。邦德警惕地更换了他入住的旅馆，尽管如此，有一天晚上，邦德在科帕卡巴纳喝完最后一杯酒走在回旅馆的路上时，一个人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这个人穿着一件肮脏的白色亚麻西装，戴了一顶白色的司机帽，这顶帽子对他的头来说大得出奇。阿兹台克人特有的高颧骨在他脸上留下了深蓝色的阴影。一个嘴角叼着一根牙签，另一个嘴角里叼着一根香烟。从眯成两条缝的眼睛来看，这个人刚刚吸过大麻。

“要女人吗？找找乐子吧？”

“不要！”

“土生土长的印第安女郎要吗？漂亮的丛林女郎要不要？”

“不要！”

“先看看照片怎么样？”

这个人的手伸进外套的动作对邦德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了。邦德断定这动作里带有他习以为常的危险气息。果然，这人的手从外套中拔出的同时，一道银光直逼邦德的喉咙。由于早有准备，邦德站在那儿稳如泰山。

邦德几乎是下意识地使出了他在书上学过的“防下手插竿式”——首先抬起右臂遮挡，同时转身，两人的前臂在半空中相遇，冲击之下，墨西哥人拿刀的手偏离了目标，同时他的防御也被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使邦德得以用左臂对准他的下巴给了狠狠一击。邦德的手腕僵硬，挥掌距离并不远，也就大概两英尺吧，但是由于僵硬而咔咔作响的掌根部位随后而至，打在墨西哥人的下巴上，力道强劲。这一击，几乎将这个墨西哥人撂倒在人行道上。或许这一掌已经打断了这个墨西哥人的脖子，足以结束了他的性命。然而当时他并没有立刻断气，还摇摇晃晃地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时邦德已经挥动了右手，狠狠地一拳打在他直挺挺的脖子的侧面。这一拳正中他喉结的侧面，并且邦德手指上还带着突击队必备的刀片，即使这个墨西哥人先前还有一口气，那么这次在他倒地之前也肯定已经一命呜呼了。

邦德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让自己起伏的胸口平静下来。他低头看了看掉落在尘土里已经弄皱了廉价的衣服，又扫视了一下街道的前前后后，一个人也没有。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打斗时也许有人经过，但看到的也只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邦德屈膝蹲下，摸了摸这个墨西哥人的脉搏，发现早已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之前由于吸了大麻而闪闪发光的眼睛也已经呆滞无神了。这个墨西哥人先前住的房子也空了，房客都逃得无影无踪。

邦德把尸体搬到了靠墙边光线更暗的地方，再用手摸索着整理了一下身上，确认自己的衣服整洁，领带笔挺，然后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

黎明时分，邦德匆匆起床，洗漱完毕，驱车前往机场，准备乘飞机尽快离开墨西哥。第一班离开墨西哥的飞机刚好是飞往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的，于是邦德登上了这班飞机，而后在加拉加斯转乘了国家航空“星星航空公司”飞往迈阿密的班机。到达迈阿密之后，只要继续乘坐该航空公司的其他班机他当天晚上就能到达纽约。

然而，在迈阿密的机场等待转乘的时候，机场的广播又响了起来：“旅客朋友们，由于机械故障，飞往纽约的 TR618 次航班晚点，国家航空对此深表歉意。飞机预计起飞时间为明天早晨 8 点。请各位乘坐该航班

的旅客朋友到国家航空公司的票务柜台报到，他们将为您安排住宿事宜。谢谢！”

又是这样！是应该转乘另一架飞机还是留在迈阿密过夜呢？邦德犹豫着，几乎连他的酒也给忘记了。他端起酒杯，头微微后仰，将杯中的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杯子里的冰块碰在他的牙齿上，发出轻快的声响。好，那就这样吧！就在迈阿密过夜，在这儿喝个一醉方休。最好喝到烂醉如泥，然后随便找个什么女人把他扶到床上。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喝醉过了，这个机会正是千载难逢。正值情绪低落，这个夜晚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放松逃避的良机，所以他要尽情享受。他打算适当放纵自己一下。一直以来，他都沉浸在过度的紧张和自省之中。真不明白自己他妈的在干什么，为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墨西哥人感到忧伤，为这么一个受命来杀他的“卡彭高”？这种情况下，不是被杀就得杀人。不管用何种方式，人们总在杀人，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比如有人飞驰的车轮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有人一个喷嚏将细菌喷到别人脸上，从而将自己携带的传染病病毒四处传播，有人忘了关厨房里的煤气阀门，有人则任由他们车库里的一氧化碳泉涌般喷出。再比如，从下井开采的矿工到持有煤矿股份的股东，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氢弹制造的过程呢？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危害他的邻居呢？

夕阳的最后一线光芒终于消失在了浓浓的夜幕之中。在靛蓝的天空下，飞机跑道两边亮起了黄绿相间的闪光灯，停机坪油亮亮的地面上都能看到这些灯光的倒影。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一架 DC7 猛地坠落在飞机跑道上。转机休息室的窗户受到冲击“咯咯”作响。人们都争相站起来过去观望。邦德仔细观察着这些人的面部表情。他们是希望飞机坠毁吗？这样他们就有热闹可看，有话题可谈，正好可以填补生活里的空虚了。或者，他们希望飞机平安无事。他们希望飞机上的 60 名乘客怎么样呢？是活着还是死了呢？

邦德的嘴角垂了下来，强制自己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从大脑里清理出去。不能再有这么多近乎病态的想法了。“都是这肮脏的任务惹的祸，”邦德反思着，“你太陈腐了，厌倦了自己不得不扮演的硬汉的角色。

你只是需要一个改变。你目睹了太多的死亡。你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哪怕有一丝的轻松，柔情，高尚。”

这时，邦德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他身侧停了下来。他抬头一看，是一个衣着干净整洁的中年男子，看起来生活富足，脸上的表情略带尴尬，又有点自谦。

“不好意思，您是邦德先生吧？嗯……詹姆斯·邦德先生，对吗？”

第二章 不孚众望

邦德通常喜欢隐名埋姓，因此这样被一个陌生人认了出来，他略微感到有点沮丧：“是的，我是。”

“呵呵，真是太巧了。”这名中年男子朝邦德伸出了手，邦德慢慢抬起手，轻轻握了一下，然后很快就松开了。男子的手软软的。怎么形容呢？像是一包手形的泥浆，又像是一只充气的橡胶手套。“我叫杜邦，尤尼乌斯·杜邦。我们以前见过面，但我想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吧。不介意我坐下吧？”

这张脸看着好面熟，名字听着也耳熟。没错，它们勾起了邦德曾经熟悉的一些记忆。那是很久以前了，不是在美国。在试着了解这个人的同时，邦德努力地在记忆里搜索着。杜邦看起来大概五十来岁，面色红润，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含蓄低调——正是身上穿的布鲁克斯兄弟品牌服装一贯的不张扬的风格。他身穿单排扣的深咖啡色的花呢套装，内衬一件低领的白色丝绸衬衫。衣领下翻着，领口处别了一枚金色的安全别针，领带的颜色是深红和蓝色细条纹相间，与近卫旅的领带相差无几。衬衫的袖口比外套的袖口长出半寸，因此衬衫袖口上饰有微型鳟鱼钮牌的水晶原石装饰链子露了出来。脚上穿着炭灰色的袜子，鞋子有点旧了，被擦成了赤褐色。手上拿着的一顶窄边小礼帽，上面装饰着深红色的宽丝带。

杜邦在邦德对面坐了下来，递过一支烟和一只外观朴素的金色 Zippo 打火机。邦德注意到他有点微微出汗。邦德断定，正如自己先前的判断，杜邦是个非常有钱的美国人，此刻稍微有点尴尬。邦德知道自己以前肯定见过他，但却想不起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过。

“来支烟吧？”

“谢谢。”他递过来的是一支国会牌香烟。邦德假装没注意到他递过来的打火机。他不喜欢用别人的打火机。他拿出了自己的，点燃了香烟。

“皇家水域 51 号，”杜邦目光急切地望着邦德。“那个娱乐城。埃塞尔，那是我的夫人。那天晚上你跟那个法国人大赌一场的时候，我就坐在你旁边。”

邦德的记忆忽地回到了那天晚上。对，没错，杜邦夫妇在当晚玩百家乐的时候是坐的 4 号和 5 号的位置。而邦德正是坐的 6 号的位置。这对夫妻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人。邦德当时很乐意有这样一个“堡垒”坐在他的左手。此刻，当晚的场景一下全部呈现在他的眼前——牌桌的绿呢台面上强烈的灯光，迅速伸到桌子对面抓牌的粉红色色的手。邦德仿佛闻到了当时强烈的烟味和自己身上的汗味，那真是个愉快的夜晚啊！想到这里，邦德微笑着看了看对面的杜邦：“对，我当然记得。原谅我回忆得慢了点。那天晚上玩得真是开心啊，我完全沉浸在打牌带来的快乐里了。”

杜邦也对他笑了笑，脸上的表情愉快，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天啊，别这么说，邦德先生，我当然能理解。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冒昧，你看……”他摇了摇铃，叫来了服务员，“咱们得喝一杯庆祝一下，您要什么酒？”

“多谢。波旁威士忌加冰。”

“我要海格兑合威士忌，再来一杯水。”

服务员离开之后，杜邦身子前倾，面露微笑。一股香气从桌子对面扑面而来，像是香皂或是须后水的味儿，又或许是蓝色瑞克香水。“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我第一眼看见你坐在那儿就认出来了。但是我对自己说，尤尼乌斯，你确实不怎么认错人，但是为什么不去确认一下呢？呵呵，我本来今晚要乘坐国家航空的班机，广播里说飞机延误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您脸上的表情。请原谅我的冒昧，邦德先生，从您脸上的表情断定，您肯定也是打算乘坐国家航空的航班吧！”邦德点头。他继续急切地说：“所以我就赶到票务柜台查看了一下旅客名单。果然没错，就是您，詹姆斯·邦德。”

杜邦身体后倾，为他的聪明感到欣喜无比。这时，酒来了。他举起

酒杯，说：“为您的健康干杯！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邦德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杜邦又把身子向前凑了过来。他朝四周看了看，附近几桌都没有人，但他还是压低了嗓音：“估计您心里一定在琢磨吧？能与尤尼乌斯·杜邦重逢我也很高兴，但是他今晚看到我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这话的时候，杜邦眉毛上扬，好像扮演着邦德的角色。邦德脸上显现出一副礼貌的询问的表情。杜邦身子又往前探了探。“现在，我得请求您的谅解，邦德先生，我不是那种喜欢窥探别人秘……呃……私事的人。但是，自从那晚在皇家水域相逢之后，我听说您不仅是个赌场的大玩家，而且……呃……怎么说呢？您是做某种……呃……调查工作的。就是……情报机关的特工。”听了杜邦的话，邦德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杜邦身子后倾，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神情紧张地看着邦德。

邦德耸了耸肩。尽管有些尴尬，但他的目光变得冷酷而警惕。他努力表现出坦率、自嘲和自谦的神情，用他灰蓝色的眼睛直视着杜邦的双眼，说：“我确实做过那营生，不过时间不长，战后就不干了。现在还有人觉得干这一行挺有意思，但是在和平年代这没什么前途。”

“小声点儿！小声点儿！”杜邦挥手把自己手里的烟头扔掉。在他问下一个问题时，他的眼睛故意避开了邦德的目光，好像在等待邦德编造的下一个谎言。

邦德心想，这个人的衣服上有着狼形的装饰，肯定是个阴险狡诈之辈。

“那您现在已经转行安定下来了？”杜邦脸上露出了父亲般慈爱的微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问问您现在从事哪一行吗？”

“进出口业务，我现在在环球出口公司，说不定您跟我们公司打过交道吧？”

杜邦没有揭穿邦德，继续说道：“嗯，环球公司啊。我想，是，我听说过。虽然没跟他们合作过，但是现在谈合作也为时不晚。”他咯咯地笑着，说：“我做生意可以说是爱好广泛，我唯一不感兴趣的就是做化学制品生意，坦白讲，这一行不是我的幸运星。所以，邦德先生，我肯定